

“四时五脏阴阳”理论内涵的探析

李建军 常立果 郭霞珍 刘燕池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北京 100029)

关键词: 内经;藏象;四时五脏阴阳

中图分类号: R 221.1

“四时五脏阴阳”是程士德教授提出的关于藏象研究的命题,它把人体以五脏为主体的五大功能活动系统与自然界的四时阴阳变化统一起来,体现出人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人与自然也恰好构成既矛盾又统一的整体^[1]。程士德教授指导下的课题组对“四时五脏阴阳”的藏象研究已近20年,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有学者撰文《关于“四时五脏阴阳”问题的讨论》,认为“四时五脏阴阳”命题无理论意义^[2],笔者认为该学者立论当为“四时五行阴阳”,与程士德教授“四时五脏阴阳”命题不同。本文就“四时五脏阴阳”一词的由来、时脏相应以及程士德教授“四时五脏阴阳”命题的内涵进行阐释,并就相关问题与有关学者商榷。

1 《内经》中“四时五脏阴阳”的内涵

“四时五脏阴阳”一词见于《素问·经脉别论》,因该篇论述内容都与经脉有关,但又不专论经脉循行,故名《别论》。该篇主要论述了经脉变化受人体内外环境的影响,经脉对水饮食物的输布代谢作用和经脉盛衰的补泻法。

《素问·经脉别论》云:“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气于府。府精神明,留于四脏,气归于权衡,权衡以平,气口成寸,以决死生。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在这段经文中,“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的含义有以下两种解释:程士德《素问注释汇粹》引王冰注“从是水精布,经气行,筋骨成,血气顺,配和四时寒暑,证符五脏阴阳,揆度盈虚,用为常道”,马莒注“真有合于四时五脏及古经《阴阳》《揆度》等篇之常义也”《内经素问吴注》注“合于四时寒暑,符于五脏阴阳,揆度与造化盈虚,用为常道”;

王洪图教授《内经讲义》(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注“揆度,测度也。意谓饮食精气的生成输布,气血津液的生成运行,均可从测度脉象的变化而得知,在分析时还要结合四时阴阳和五脏阴阳的变化,进行综合判断。”我们认为王洪图教授之说较为允当,并为学术界认可。综观诸多医家注释,“四时五脏阴阳”的含义是指四时规律和五脏阴阳变化规律,“四时五脏阴阳”在此并未作为一个命题专门提出,也未论及四时、五脏和阴阳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对于“四时五脏阴阳”的理解,要根据其所在的语境和在全篇思想内容的基础上把握其内涵,才不会理解偏差。

《关于“四时五脏阴阳”问题的讨论》一文认为“‘四时五脏阴阳’这一命题”即源于此段经文,并认为“这一命题”是关于四时、五行和阴阳之间如何结合的,还认为“在《内经》理论中,选择时令作为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的结合点,促成了这两大学说的结合”。我们认为:①该文作者立论当为“四时五行阴阳”,探讨的是“四时五行阴阳”命题的意义,至于这个命题的来源我们不得而知。②该文作者所言的“四时五脏阴阳”实为“四时五行阴阳”,与程士德教授提出的藏象实质研究课题“四时五脏阴阳”是完全不同的。③“四时五脏阴阳”在《素问·经脉别论》中的含义是指四时规律和五脏阴阳变化规律,它并没有作为一个命题在该篇专门提出。

2 关于四时与五脏的配属

2.1 《内经》对一年时段的划分

《内经》对一年时段的划分有四时、五时、六时和八时之说^[3]。四时即一年春夏秋冬的划分,是《内经》时段划分中最基本的一种,“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各从其主

*李建军,男,33岁,在该医学博士生,讲师

治焉”(《素问·六节脏象论》)等论述都是四时之说。五时分法是以夏季的第三个月为长夏,为五行五脏配属的一种,也很常用,《素问·脏气法时论》“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即是五时之说。六时分法主要见于《内经》的七篇大论,用于五运六气学说,也较为常用。此外还有以 72 日、2 个月为一时段的五时说、六时说,以二分二至四立划分的八时说,散见于《内经》个别篇章,但不常用。

2.2 四时与五脏的配属

《内经》认为五脏是生命活动的主体,对五脏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与四时法则有密切关系,即所谓“脏气法时”。四时与五脏的配属肝应春、心应夏、肺应秋、肾应冬,四者并无疑义,但对于脾的配属在《内经》则有两种:一种是在此基础上将脾的主时分于四季,称四时五脏论,乃基于脾属土,居中央,作用于其他四脏的观念;另一种也是以此为基础,但从夏季之末划出一个月名长夏以配脾,叫做五时五脏论,组成五行生克循环。这两种方法都解决了四时配五脏的问题,它们各有其理论依据,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脏腑间的关系以及天时变化对脏腑的影响,是古医学家结合临床、天文、地理、哲学、气候等多学科总结出来的规律,值得我们探索和发掘。

“四时五脏论”主要体现在《素问·太阴阳明论》中:“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土居中央以贯四旁,以四时之末的各十八日寄治,虽不独主于时,却能赞化四时,成就金木水火之运。四时之际、木火金水之间的交替变化必须依靠土气的作用方能实现,故曰:“金木水火土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土者五行之主也。”因此,脾不主时而通于土气的作用,正是在“时”的变化层次上协调天人之间的通应关系,亦可以说脾是在“时”这个层面上协调天人关系的重要基础^[4]。

“五时五脏论”指肝心脾肺肾五脏分主于春、夏、长夏、秋、冬,即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这是依据寒暑燥湿风之气候特点,将夏秋之间湿气太盛之时立为长夏,脾主之;也是将五行理论、五脏理论与四时气候相联系的另一种方法。五时五脏的意义在于寒暑燥湿风与五脏相通应。春季多风,风属木,故风气通于肝;夏季暑旺,暑为火化,故暑气通于心;长夏湿盛,湿属土,故湿气通于脾;秋燥冬寒,燥属金而寒属水,故燥气通肺,寒气入通于肾。五气入通于五脏,有一定的生理意义,五气促使

五脏顺应生长化收藏的规律而活动,使机体生理功能状态处于旺衰交替的周期性节律之中,弛张有节。

可见,四时的内涵不仅是有时间医学方面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中医学运用系统方法研究生命活动的方法。此外,五脏也不仅仅只有四时节律,还有日节律、月节律、双月节律的特点。我们认为四时与五脏的关系揭示了生命活动的诸多规律,不同的学说更能反映其丰富的内涵。四时与五行如何相合不是简单的偶数和奇数相合的问题,也不是为了结合而牵强附会的问题,因为把握四时五脏的理论需了解中医的文化背景与哲学基础,它的思维方式是将“天人、形神、心身”看作一个整体,研究其与自然和谐的机制与规律。生命的四时法则以及四时与五脏配属是从整体角度、功能角度、变化角度研究生命节律的。当然这有许多我们尚不清楚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进行现代研究所要解决的。程士德教授提出的“四时五脏阴阳”的藏象研究即是探讨四时节律对五脏影响的命题。

3 程士德教授“四时五脏阴阳”命题的内涵

程士德教授“四时五脏阴阳”命题是藏象实质研究方面的一个命题,借用了“四时五脏阴阳”一词,其研究内容是四时与五脏的关系,该命题又名“时脏阴阳理论”、“五脏应时理论”或“五脏应四时理论”。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生命节律为切入点,从四时气候变化对人体脏腑生理及某些疾病季节性发病现象入手,探讨其机理,并与五脏功能活动的系统调控相联系。

该理论导源于程士德教授长期对藏象实质研究过程中灵感的捕捉。藏象研究的内容包括可视可见的“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的实质器官,即脏腑及其联属的器官;和不可视不可见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周易·系辞上》)的“理”,“理”包括心理方面,即“五脏藏神”,还包括五脏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即“天人相应”。鉴于“五脏藏神”的研究难度大,不容易切入,而“天人相应”中的四时节律可控性较强,故将其作为一个研究藏象的切入点,进而产生了“五脏应四时”的研究思路。又由于阴阳是中医学最基本的理论学说,四时、五脏、万事万物皆有阴阳,天地之道、万物之理皆可用阴阳阐释,故而又称该命题为“时脏阴阳”和“四时五脏阴阳”。

藏象学说的现代研究主要从理论探讨(对某一脏腑功能的专题讨论,探讨某些术语的概念,阐发各家理论,引用系统论、控制论等进行阐发),临床研究(阐发脏腑辨证,探讨某些脏腑虚证、实证,肾实证,

五脏治法,脏腑同治)和藏象实质的探讨及实验研究^[3],但由于诸多因素影响,藏象实质研究进展缓慢,而寻找单一或特异生理物质的变化来探讨某脏某证的实质,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民国医家恽树珏说:“《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脏,乃四时之五脏,不明此理,则触处荆棘,《内经》无一语可通”(《群经见智录》)。程士德教授“四时五脏阴阳”命题的切入较为新颖,是对《内经》理论深刻理解与对现代科学成果的灵感捕捉结合的产物。

程士德教授“四时五脏阴阳”命题所探讨的“时”、“脏”的内涵是丰富的,不仅包括脏腑与四时、五时等的相应,还包括脏腑的日节律、月节律、双月节律等的内容,因而丰富了时脏相应的内涵,对四时五脏论、五时五脏论兼收并蓄进行研究,从不同层次揭示脏腑生命节律的实质。

4 “四时五脏阴阳”命题研究的深化与展望

在“四时五脏阴阳”命题大框架下指导下,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而进一步科研的成果又丰富了该课题的内涵。课题组在郭霞珍教授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实验研究。我们研究发现:观察大鼠一日四时内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变化,结果发现单胺类神经递质有节律性变化^[9];对季节性精神病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变化研究,发现了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季节性变化,为这类疾病的季节性发病规律提供了物质基础^[7]。

在“肾应冬”的研究中^[8~9]发现肾主生殖方面的调控机制可能是通过对肾所藏的生殖之精的两种调节成分,及促进生殖之精的物质和抑制生殖之精的物质而起作用,“肾应冬”的调控机制是肾中精气随季节的变化以松果腺为中介,通过影响睾丸的c fos和c jun的mRNA表达来调节季节性生殖方式。从而证实中医“肾应冬”具有客观物质基础,以及“以时测脏”的科学性。

基于一系列的研究,郭霞珍教授从基础理论研究的视角,提出一假说:“即从现代意义上看,中医的五脏是指受环境因素刺激后,激动细胞信息转导的载体——细胞信号转导系统,将信号转导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和体内器官,形成一系列有规律的综合生理效应。这种综合效应经长期进化,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调控模式,具有遗传特性,而且还

在不断地改变和修饰机体本身,以适应环境。它基于解剖器官又高于解剖器官,可以说是一种包含有形物体的整体功能状态。”并且这种调控模式,不同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它是机体基本生化代谢、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应激调节、自主调节、气化调节等的综合概括和总结,既基于有形物质又高于有形物质,从属于机体“阴阳气化调节”,实质是包含有形物质(基因、原子、分子等)和无形物质(场、波)即中医的“气”等的人体整体复杂生命结构的整体控制生理模板(功能性结构)和功能状态。该假说从现代研究方面又丰富了“四时五脏阴阳”命题的内涵。

为了探讨四时气候与五脏生理病理的关系,郭霞珍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在精研中医“四时五脏阴阳”命题的同时,不断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实验设备,积极探寻研究的合适切入点。我们又引入了“四时模拟系统”,用以模拟四时气候的风寒暑湿燥火,来研究脏腑生理病理。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我们必将使“四时五脏阴阳”的研究深入下去,以对中医藏象实质研究注入生机与活力。

参 考 文 献

- 1 程士德.四时五藏阴阳整体论思想.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2,5(4):1~3
- 2 陈利国,屈 援.关于“四时五脏阴阳”问题的讨论.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2,26(1):2~4
- 3 烟建华.论《内经》生命的四时法则.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21(4):3~6
- 4 刘力红,赵 琳.“天人相应”的藏象学基础.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5):23~24
- 5 王 琦.中医藏象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70~74
- 6 徐砚通,郭霞珍.“时藏相应”生理机制实验研究.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1,7(5):16~18
- 7 金光亮,梁 怡,郭霞珍,等.有关抑郁症季节性发病机理的研究及其启示.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20(1):15~16
- 8 马淑然,郭霞珍,刘燕池,等.“肾应冬”调控机制的分子生物学实验研究.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1,7(12):16~19
- 9 马淑然,郭霞珍,刘燕池,等.中医“肾应冬”生理机制与褪黑素关系的实验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2,25(2):19~21

(收稿日期:2004-10-14)